



北史



リ 8 冊
1735
198



特
1735
198



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曾孫裔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劉昶

蕭寶寅

元子贊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卅日由
州山一
州山一
所購以
所購以



氏唐

卷二十九

蕭大園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晉渡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荊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爲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爲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疎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

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馗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穎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徃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畧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旣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

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澶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一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

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卽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秦罪失爵卒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爲

鄆州以悅爲刺史改爲豫州刺史論前勳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肅襲肅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麓武襲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肅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爲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

拜其妻元爲

衣城郡公主周孝閔帝踐祚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

四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四年爲御正中大夫

進爵爲公大

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擲守軹關卽授懷州刺史天和

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贈本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西苑封巧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

鹿所聚太官取給若丐人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爲祠部
尚書大鴻臚卿潁川王師卒楚之父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
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
崇顯

景之字洪畧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
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景之兄準字巨之
以大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甯太守改密陵侯卒子安國襲爵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
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萬平兄弟俱入魏
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陽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兗二州刺
史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王子
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
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
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爲
兄弟式宋明帝不荅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加春秋荀營對楚稱
外臣之禮尋敕昶更爲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
所不納請停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
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早冠同凶素之服然
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
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
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恒
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

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畧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爲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

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肯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緩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奸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髮像唐虞卿等依備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卽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

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溫明秘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
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伉故事謚曰明昶
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庭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
尉先昶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
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
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
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
懷奏其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
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誠令謹敕正光初暉又私淫
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獎與暉復致
忿諍暉推主墜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
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兒皆歸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

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
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內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
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頽

蕭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
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
闈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
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
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
待散乃渡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
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
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
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

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
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
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
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
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胃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
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
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
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
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
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強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寅雖少羈寓
而志性雅重過菴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

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寅接對
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
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寅率衆力戰破走之寶
寅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
寶寅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
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
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寅盡雍和之禮雖好合
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
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
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
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寅爲使持節假安南將
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寅受詔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

軍敗唯寶寅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
史及大乘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
臨朝還京師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
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旣成淮
水將爲揚徐之患寶寅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
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
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
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爲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梁武寓書
招誘之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
中爲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
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徵爲
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

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
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姓將何以
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
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
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汎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
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
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遙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
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
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
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
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約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
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

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沆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克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徃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

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此紕繆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旣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姝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弟子西

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
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夙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遙
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
不申陳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
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
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爲
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念生
爲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
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爲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寅與
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
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
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

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
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
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
降於寶寅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
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
詐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
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三年正月
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寅死
罪詔恕爲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
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
降寶寅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

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鄴道元爲關中大使寶
寅謂密欲取已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
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歿一子不歿關
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
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
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
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
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侯終德徃攻遐終德還圖寶寅軍至白
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
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余朱天光遣賀拔岳等
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

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
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
將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
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
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
在長安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剪法欲安施帝
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攜酒就之敘故舊因對
之下泣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
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亦色貌不改寶寅三子皆
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
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
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或說之天平中

凱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寅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書則談謔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與寵話夜奔延明孝昌銜悲秋屈于洛陽陛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陽王及寶寅反贊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免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寶寅見禽贊拜表請寶寅命余朱兆入洛爲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送京余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倣儻猶有父風普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元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爲子耐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陰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爲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爲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許推爲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爲侯景

所推盤桓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

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咏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爲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脩佐郢州及脩卒卽以泰爲

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秦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
不就乃奔齊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畧地河南秦
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
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爲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
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
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寃之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在梁封
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
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東巴西梓潼二郡守及
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
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
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

遲迥摠衆討之迥入劔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
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授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武
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
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
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
史爲政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
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
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
回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
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
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

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爲東中郎將從撫入朝周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肅撫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撫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勲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

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寶元年封樂安郡王丹陽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喻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讒愬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間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

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及于
謹軍至元帝乃令六封克使請和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
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園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
二年大封爲晉陵縣公大園始寧縣公尋加大園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
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園入麟趾方得見
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放
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桂冠縣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
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
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
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

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
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
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
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
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絀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
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
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蹟歌纂纂唱
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權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
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
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
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
寧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蹠曲

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
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迥友迥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
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
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
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
隱之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迥乃大笑後大
軍拔晉州或問大園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
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
聞者以爲知言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
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
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

以徃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贛亡破之餘
並潛骸鼠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
鞭墓之成昶諸子狂疎喪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梟獍其心蕭贊
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
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祇退泰撫園肅大園等
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鑑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
也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
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
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
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東川中鳳崗

北史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西川中鳳崗

盧玄

玄孫思道 元明 潛 昌衡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叔彪 從子文偉

盧同

子斐 光 光子賁 光從弟勇 凡子景裕 景裕弟辯

盧誕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湛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麤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儁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

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
納浩敗頗亦田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
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
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
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遐特爲崔浩所敬
位至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
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
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
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大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
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
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
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

遼西獻王廟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
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
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
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初玄育五子唯度世嫡餘皆
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
每誠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
舉接爲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
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爲伯累加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
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
曰雖奉勅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
盛寵深以爲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爲萬乘
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

羗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僞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後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伯源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

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諡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冲特相友善冲重伯源門風伯源私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冲伯源有八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采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矜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

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懷祖弟
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
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
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
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
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爲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御
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弟道亮字
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
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俊
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
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

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
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
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
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
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
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
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見意世以爲工後爲給事黃門侍郎待詔
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
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
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
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
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神舉

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爲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隣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鸞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鷓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糝稗雜鷺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

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云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是官途淪滯旣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

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或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末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曆勳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學難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爲尚書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昧旦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紗幃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

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爲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穎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濟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世表行爲士則論之者以爲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

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
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
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
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
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爲
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
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爲蜀王
秀屬以秀所爲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
幽州大中正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
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
正通弟正思淫亂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
以文學見知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

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
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爲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
字洪岷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爲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
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
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祕書郎累遷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
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
政道其見重若此後君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
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旣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
得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
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
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

從恐禍大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卽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

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爲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爲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卽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

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爲徐州刺史昶旣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社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傳文驥糧糗俱罄以城降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太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月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克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

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卽是發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

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克麤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

江陵特赦潛爲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勅潛與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官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

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廩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爲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臥幙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爲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糶其米及頓兵更貴糶其米乃之虔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末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駒駱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

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時李駒駱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旣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駢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爲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駢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爲

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遽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昂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傳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被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傳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祖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叙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二主當世以為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

法幃簿混穢為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各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靖亦同已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為太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

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頗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太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爲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太軍屬捷汝穎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爲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爲黃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

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從憲伐齊栢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

進荀景禧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隋開皇初
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
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
寮以愷爲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
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
尉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一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
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竝
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孿蹇才用無算
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
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
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

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
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
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崇弟仲義字
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達婚
姻常與玄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
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
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
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乃兄觀竝無子
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

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卽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卽位拜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爲金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

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附伯附弟侍伯竝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勲贈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脩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旣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爲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蘇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

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胄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爾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爲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勅祖勳母曰蠕蠕旣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

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鸞雀相賀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旣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縻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羞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旣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謠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旣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

彌衡思道無水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旣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効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箏篋女妓云手甚殲素宗道卽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別駕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

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措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別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

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遷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羸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卽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行臺記至京師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

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速申立効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義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黃門同善事在位爲義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義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齋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

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義黨除名莊帝踐柞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末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

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太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

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
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僞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
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
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顯
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
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
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譯
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
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
遍臨刑刃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
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
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
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
起兵信都旣破爾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
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
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
逼孝武卽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末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
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
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
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
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
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

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爲師氏中大夫明帝卽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史慎弟銓性趨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

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爲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增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官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

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

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穴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

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

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士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

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

府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于世子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爲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

公卿而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旣而帝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疎忌賁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賁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竝除名賁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

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簣鄭玄注周禮二十八為簣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鐘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為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判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人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馬鹹人賴其利後為齊州刺史耀官米而自耀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

謂曰我始為大司馬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玉輔政此輩行詐領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

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與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爲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余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慄慄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擁一馬至大駟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爲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

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旣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爲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

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西川屯鳳崗
氏唐應宋甫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西川屯鳳崗
氏唐應宋甫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允字伯恭勃海蓆人漢太傅衰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
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
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
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
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
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
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
戚遺得喪之致神麈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
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央表允

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勳賜爵汝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

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勅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

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龔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鑿等爲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邈標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勅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

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嘗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旣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

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歔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勅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告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

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未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脩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

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檜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

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
外相混酒醉喧囂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
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
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
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廷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
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
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
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
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
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
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
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

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
王此人執筆臣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
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
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
布被縵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
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
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
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
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
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
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
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

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作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

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

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
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者中
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內太
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征南
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
欽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
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
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郎丘子趙郡
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
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
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
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鑿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

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
熙士元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
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樂
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祕
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
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
三十四人其詞曰紫氣干天羣雄亂夏王龔祖征戎車屢駕掃盪
遊氛克揃祆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壹偃武藝
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壘壘盧生
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
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莞單夙離
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

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
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並
參幙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
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
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
寔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
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
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
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
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逢嶮艱當一其操納
衆以仁訓下以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
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

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樵燕下崇名彰魏世
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
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頻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
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
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
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該通領
新悟異發自心曾質侔和璧文照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
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正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
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
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名象魏寥寥儀形邈邈
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櫛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

波絕憐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殫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繁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亡奄垂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

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摸有所緝綴大校依績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未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

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引就內改定皇詔
又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
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頹而志
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
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
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
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
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
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
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
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
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

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大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
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
夜手常執書吟味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
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
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
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
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年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
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
齊從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
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
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

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

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盲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爲政寬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卒子貴賓襲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爲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爲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竝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謚文簡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麈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浮

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矯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爲作計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爲營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克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爲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

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諄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

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產巨萬遵每貴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貴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脩國記選爲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襄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九所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吊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効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

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脩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勳之實錄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祖以後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漏

泰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早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關豫而已出爲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

有黷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祇重拜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免卿任復爲光祿卒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爲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徙給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

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勳將等以續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石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正居守以爲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請文宣恐愔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弼無以答文宣以衆意未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

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旣未行詔勅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

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弗責也是日卽除德正爲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卽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爲爾計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五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

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卽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問位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受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

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
卽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
爲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爾朱兆弒莊
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
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長而
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郎騎
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冀
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
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
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爾朱榮以乾前
罪不應復石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

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
弟異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
垂涕受詔昂援劍起舞誓以死繼之以爾朱氏旣弒害遣其監軍
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
乾旣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
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尔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
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
州城執刺史元疑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帝舉哀素服乾升
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次同爲王次同
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

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余朱氏禽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余朱弒主肆虐正是英雄効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曰余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亡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結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僞爲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

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旣去內侍朝政空關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勒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爲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請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爲荊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啓神武求爲徐州乃以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况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成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勅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棄暹時爲文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勳啓慎一房配没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司徒遷太

尉慎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
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
之楊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
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
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
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
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
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
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
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
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

壓竟知爲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魏莊帝旨散衆
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爾朱榮所黜免歸
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卽
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旣而榮死莊帝卽引見勞
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旣免縲
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
壯之卽除直閣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
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北平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
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爾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
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繩下五百人追
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
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

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
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眾從神武破爾朱兆
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
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
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
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
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
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
道兼行至嶠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
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
中之神高封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時山道峻阻巴寇

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
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眾力戰
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
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
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
時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巖祖握槊貴召巖祖昂不時
遣枷其使使者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
貴不敢較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
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
州刺史萬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
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常詣相府欲
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

鄯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傅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瘡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

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尋歸教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教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旣成頭上坼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額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尋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爲亂季式並討平之

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與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正江淮間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

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竝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輦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爲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爲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裔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青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

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
蕭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楊城下遇霖
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纂
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劉孟和名協浮陽饒
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
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爾朱氏守據薊神武厚
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愠田將曰舍兒比國
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阜脰長丈六尺
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
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
散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指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
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

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二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
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斗聲則勝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
主保已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
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脩之義世禮貪
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
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
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
難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
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
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終

西川中興
氏唐國

